

余华小说《兄弟》中的“英雄主义”——“传统英雄的悲剧”和“反英雄的胜利”

王钰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100083；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不断演变，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描写逐渐从传统观念的英雄过渡到“反英雄”人物的刻画，体现了人们寄予英雄人物身上的理想概念的破碎或缺失。与此同时，余华的小说真正立足于中国人所处的不同时代，用传统英雄人物的式微和落寞，乃至悲剧结局和反英雄人物的辉煌和胜利反映人性的复杂和人道主义关怀，批判社会和现实的荒诞。《兄弟》这部小说就是描写了相隔四十年的社会变迁带来了人们思想的巨大转变，从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到物欲横流、伦理颠覆，致使人们对传统英雄理想信念的瓦解和对反英雄人物随波逐流的崇拜，最后导致了“传统英雄的悲剧”和“反英雄的胜利”结局。

关键词：余华《兄弟》；传统悲剧英雄；反英雄

DOI：10.69979/3041-0673.25.09.042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的身上便是一座山。余华的小说真正立足于中国人所处的不同时代，塑造了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些被社会裹挟的“病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对抗苦难，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解脱。一方面，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往往有着超越所处时代的可贵的精神品质，性格上有着超越常人的闪光点，但他们往往经受着巨大的苦难，最后以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悲剧收场，为典型的“传统悲剧英雄”；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在生活中往往表现出麻木不仁、俗不可耐、玩世不恭、对思想道德、社会规范冷漠不在乎等反英雄特质，最后却往往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了小说最后的赢家。余华的小说中多有暴力、血腥、死亡、苦难的描写，大多有着真实的荒诞和黑色幽默、反讽的基调，是对荒诞现实的观照和批判，凸显出不同时代背景影响下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传统英雄人物的悲剧结尾”和“反英雄人物的最终胜利”所凸显的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多变。

1 悲剧英雄和反英雄

首先，关于传统的悲剧英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给出了传统的悲剧英雄（a tragic hero）的定义：“悲剧英雄是一个具有高贵品格和地位的人物，他不是完全善良也不是完全邪恶，而是因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命运或错误而遭受不幸，这些英雄在面对困境时，坚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自主，不屈不挠地抗争，从而展示了人类精神的伟大和崇高^[1]。”悲剧英雄所遭受的不幸引起了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向观众展示了人性的光明和阴暗，道德的尊严和危机，命运的必然和自由，以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达到了情

感的净化和教化的目的，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中关于悲剧英雄的“卡塔西斯”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悲剧英雄大多用来讲述西方作品，特别是古希腊悲剧中“巨人英雄”的故事^[2]，然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这样的“巨人英雄”并不常见，与这些“巨人英雄”所不同的是，那些也许不为人知的“平民英雄”往往是属于中国人的时代的映射，虽然是小人物的故事，但却与“巨人英雄”的悲剧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也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英雄定义，在灰暗时代背景的笼罩下，他们一生的沉浮，所受的折磨和痛苦，以及与命运的抗争未曾少过半分，反而更甚，他们的存在就像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们用善良与不屈来批判社会的灰暗和现实的荒诞，用自己的悲剧命运给时代，给世人以警醒，他们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他们的悲剧更加崇高。

其次，关于反英雄。反英雄（anti-hero）与英雄同时出现于西方社会的英雄时代，他们经常作为英雄人物的配角和故事中的丑角。但文艺复兴之后，反英雄人物开始作为主角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英雄形象逐渐从庄严与崇高走向了悲凉的陨落与解构。文学形象中的“反英雄主义”，是在现代和后现代的新语境逐渐被确立起来的。这时的弗洛伊德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学说为核心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动摇了西方信仰的大厦，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自然主义小说的兴起^[3]。

“反英雄”形象，是指在光怪陆离、荒诞的世界里深受复杂社会的多重折磨后，认清了黑暗社会的病态现实但反抗受挫或头脑清醒、机智抗争的这样一类人，他们对社会政治和道德往往采取冷漠、愤怒和不在乎的态度，甚至会粗暴残忍，但并非出于邪恶的动机。小说中

的“反英雄”形象，是随着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体现了人们寄予英雄人物身上的理想概念的破碎或缺失^[4]。在余华《兄弟》这本小说中，反英雄人物李光头出现的年代正是在经历了文革以及一系列社会动荡后，人们陷入物欲横流，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状态，四十年的时代骤变导致了人们理想的破碎和崩塌，对现实的怀疑和否认，最终盲目的随波逐流，逐渐变得昏聩肤浅，穷奢极欲，同时，这样的时代也促成了人们对于李光头这样的利己主义者的成功的认可和追捧。

2 《兄弟》的简要概括

余华小说《兄弟》分上下篇，上篇和下篇是相隔四十年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上篇是文革社会，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的社会，下篇则是描写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社会^[5]，人们的精神意识昏聩，社会风气浮躁。在上篇中，小说主要塑造了宋凡平这一“悲剧英雄”的角色，在下篇中，主要是塑造了李光头和宋钢这一对出身相似但命运却截然不同的兄弟，宋钢所代表的“传统英雄的悲剧”更加突显出以李光头所代表的“反英雄”的胜利，也显示出那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式微，以及对传统理想信念的质疑。

3 余华小说《兄弟》上篇中的悲剧英雄人物分析

在余华《兄弟》这部小说中，上篇中所描写的宋凡平就是典型的“传统悲剧英雄”角色。宋凡平，虽然平凡却有着超越常人的精神品质。他是普通的知识分子，热情、善良、勇敢，阳光，相信爱和正义，他长得高大，这与他的细腻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踏实，可靠，坦荡，不畏闲言碎语，毅然决然的娶了丧夫的李兰，让李兰找回了自己曾被人践踏的体无完肤的尊严，用爱和善良给李兰重新带来了生活的希望，给李光头和宋钢两个从小缺爱的孩子带来了父爱的温暖，用自己的爱和行动珍惜爱护这个重组的小家庭，但是，在当时灰暗的社会背景下，宋凡平的家庭成分的问题是他的致命弱点，是导致他悲剧结局的根源。文革发生的前一天，他的才学和思想，他举着红旗在风中奔跑的激动的身影，他发亮的眼睛令千万人动容，可是一夜之间他从万人敬仰的英雄变成了被批斗的“地主”，不过，也正是这段从光辉走向屈辱的经历更能见其超越常人的精神品质和风骨，足见其与命运的誓死抗争。他被游街、戴高帽、被抄家、左手被打到脱臼，他仍旧能带给孩子们光明与希望，宽慰远在上海治病的妻子的心，不让他们窥见被屈辱压迫的，被晦暗笼罩的那个真实的宋凡平。当妻子决意要回来时，他不顾一切摆脱束缚，他用尽一切力量的

奔赴和使出浑身解数的解释“他只是去接远在上海的妻子，不是逃跑”最终换来的是冷漠无情的殴打致死，他就这样，死在了去接妻子的车站旁。这样一个如同光一样与命运抗争、善良乐观的英雄般的人物，在遭受非人的殴打时竟没有一个人出来维护，在死后竟没有人愿意为他收尸，就连用板车把他的尸体送回家都是两个孩子声嘶力竭求来的。因为穷，李兰甚至买不到一个符合宋凡平身型的棺材，最后只能把宋凡平的小腿敲断才勉强放进棺材里。在那个灰暗无光的年代，宋凡平不仅是李兰生命里、孩子心中的伟大英雄，他所拥有的精神品质更使他成为那个社会，那个时代里的熠熠生辉的英雄，他的乐观与善良，正直和阳光与当时的社会形成巨大的对比，宋凡平的悲剧结局足以窥见现实中人心的复杂多变和世态炎凉，晦暗社会对随波逐流的人们精神的控制、毒害和摧残，不分是非的对无辜生命的残害和虐待，作者借传统英雄的悲剧来表达对“宋凡平们”的同情和怜悯，同时也批判所处社会的荒诞和无情。

4 余华小说《兄弟》下篇中的“传统英雄的悲剧”和“反英雄的胜利”的对比分析

在小说《兄弟》的下半部分中，主要塑造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下两个身世相似的孩子—李光头和宋钢由于不同的处事风格和人生态度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就外形而言，宋钢，宋凡平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基因，身材高大，长相憨厚；而李光头，身材短粗，满脸的土匪模样。就性格而言，宋钢性格善良，乐观，踏实，正直，忠诚，温柔，有担当，他对父母孝顺，对兄弟李光头情深义重，对妻子林红更是温柔呵护，事事为她着想，遵守伦理纲常，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宋钢生性怯懦，在宋凡平去世后，宋钢常常躲在李光头的身后，当兄弟俩第一次出现分歧，也就是在林红的问题上，宋钢的纠结、善良和对兄弟以及忠诚让他选择自缢，差点错失了爱情，甚至是生命。和林红结婚过日子是宋钢长大后最幸福的时光，每天骑着永久版自行车接林红下班，惹来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宋钢最落魄的时候偏偏赶上了李光头最落魄的时候，出于在林红问题上的愧疚，宋钢瞒着林红偷偷接济李光头。后来，时运不济，宋钢下岗，为了林红的未来，他先是干苦活累活，身体垮了后走上了行骗的不归路，致使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可是最后当他精疲力尽想要回家的时候，等待他的却只有亲情和爱情的背叛，独自承受的他选择以卧轨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从以上对宋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总是先人后己，是一个纯粹的利他主义者；李光头，从小就有地皮流氓的行径，处处透露小市民的无赖和刁钻^[6]，小的时候就知道抓住商机赚钱，从小就一无所有的他一直独自打拼，从去上海做生意失

败到因收垃圾发家,李光头从来都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他敢想敢干,有勇有谋,凭着独有的生存智慧和处事法则,不择手段用利益控制着各种人际关系。虽然李光头从小和宋钢一起长大,兄弟情谊深厚,可是在林红的问题上李光头立马暴露出自私的本性,以和宋钢的亲情为借口对宋钢进行道德绑架,差点逼得宋钢自缢。就社会环境而言,虽然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但李光头敢作敢为的性格反而让他尽享时代红利,极具冒险精神的他无畏失败,不计后果,敢想敢干,从卖破烂到刘镇首富,自私自利且自负的他却成了时代标杆,受到万人追捧。从以上对李光头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浮躁,人员鱼龙混杂,不分是非,本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利他主义者宋钢却被时代淘汰,他的善良、为他人的奋不顾身反而使他一步一步地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悲剧,在当时的人眼中,宋钢那些最珍贵的、金子般的精神一文不值。而李光头则不同,他小时候的放荡,无赖,玩世不恭却成为了他赚钱的手段,比如他利用自己的“耻辱”这一商机赚取的三鲜面让他从面黄肌瘦吃得油光满面,就是凭着这样的商业智慧和处事才能让李光头在逆境中发现了商机,再加上他的坚韧的性格,让小镇上的人对他改观,忘记了他曾经的过错,把他作为了崇拜对象。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头态度变化最大的就是林红,李光头一无所有时,林红对他的追求感到厌恶,而是选择了样样都比李光头好的宋钢,但当李光头发家致富,成为小镇上最富有的人时,林红屈服于李光头的权势和利益,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最后选择对宋钢背信弃义,跟了李光头,直接导致了宋钢最后的悲剧结局。可见,当时物欲横流的社会对宋钢这样善良的利他主义者是无动于衷的,反而是对李光头这样的充满欲望和权势,违背道德的利己主义者的无限宽容。就结局而言,始终守着一份初心,时刻为他人着想,有着传统英雄的色彩宋钢善无善报,在身体精神遭受巨大创伤下,终于为自己做了一回选择,本该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拥有者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而李光头曾经想要的一切如今通过金钱和权势都唾手可得,欲望竟然让他萌生了去外太空的想法,毫无疑问,在这场与时代的博弈中,李光头收获了声名地位,收获了万人追捧,轻而易举收获了曾经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没得到的林红的青睐,他,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大的胜利者。社会的无序和混乱,使得一切真理和事实都成了虚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和结局的强烈对比,更是凸显出是非不分的社会使得人们不再坚信传统理想信念的价值,而是选择树立随波逐流,追随权势,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像李光头这样拥有大胆的创新精神的叛逆者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创新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这样

以来,就不免会产生许多像李光头的一样的暴发户,毫无道德素质,唯利是图,致使社会风气粗俗不堪,反而像宋钢这样的老实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容易受到忽视,正直,善良,真诚这样的字眼已经被渐渐抹去,取而代之的是金钱,权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逐渐被腐化,情感逐渐变得表面,人性的恶逐渐显现。

5 结语

从以上对于《兄弟》中宋凡平,宋钢以及李光头三个人物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时代对于个人的影响是颠覆性的,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传统概念上有着英雄色彩的宋氏父子最终的悲剧结局,以及“反英雄”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充分体现出了生活在那个时代下的人们对时代的怀疑和否认,尤其是小说所选择的时代,仅仅几十年的光景,时代就从文革时的压抑本性到了纵欲浮躁、物欲横流,这种时代转变的苦难导致人们的理想信念崩塌,传统认知被打破,更多的人选择对那些善良等金子般精神品质的力量嗤之以鼻,而去崇拜那些浮躁虚无的欲望和自私自利的行径,这正是现实和社会的荒诞之处。社会造成的人性的冷漠,乃至最后导致“传统英雄人物的悲剧”和“反英雄人物的胜利”这种结局的强烈对比发人深省,是作者余华对荒诞现实的批判,对复杂人性的揭示和反省,黑色幽默中处处透着对苦难的悲悯,鲁迅先生曾说过“时代造就英雄,英雄塑造时代”,《兄弟》这部小说中将这种时代和英雄之间的相互影响体现的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 [1] 亚理斯多德. 诗学[M]. 罗念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 曾繁亭. “反英雄”: 西方文学叙事从“典型”到“类型”的现代转换——兼论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J]. 东方论坛, 2008(04): 36-43+47.
- [3] 张利娟. 英美小说中“反英雄”形象的流变 [J]. 青年文学家, 2020, (02): 110-111.
- [4] 赖干坚. 反英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角色 [J]. 当代外国文学, 1995(01): 140-146. DOI: 10.16077/j.cnki.issn1001-1757.1995.01.007.
- [5] 徐威. 论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及其价值[J]. 南方文坛, 2017(03): 136-140.
- [6] 都雪萍. 余华《兄弟》中人物形象的人性解读[J]. 纳税, 2017(16): 167.

作者简介: 王钰淇 2001-, 女, 汉, 河北省平泉市, 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外国语言文学。